

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訓簡註

孝  
生  
訓  
簡  
庭  
四  
先

陳中平



不問收穫但問耕耘立身處世  
此為上乘然未有勤於耕耘而  
竟無收穫者種瓜得瓜種豆得  
豆斯言實堪玩味

癸未正月八十二老人沈衛



未曾學佛先學  
為人欲完去世

先明世法

邵章



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訓簡注目次

爲讀者諸君謹告

積善之方

爲讀者諸君再告

謙德之效

原序

原跋

周序

跋

傳序

附認願功德主題名

袁了凡先生傳

立命之學

改過之法

爲讀者諸君謹告

佛學推行社

古來無量數人衆。大都被氣數所拘。自己作不得主張。惟大善之人。氣數拘他不得。所謂至人有造命訣也。了凡四訓舉世皆知爲改造命運之寶典。有大福分人。一得此書。自能悉心莊誦。百讀不厭。豎立大願。由解起行。於是轉病爲健。轉夭爲壽。轉窮爲達。轉罪爲福。轉凡爲聖。以之淑身。盡人可以成聖賢。以之淑世。舉世可以消災障。此自度度人之廣方便門也。此編印刷精良。注解透澈。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立己立羣之道在乎此。超生出死之道亦寓乎此。

世有巨眼。決不等閒看過。有學問人。有志氣人。有作爲人。有澄清宇宙。普利羣生宏願之人。一見此書。莫不歡喜讚揚。逢人勸策。此書之眞價值。可見一斑矣。

爲讀者諸君再告

佛學推行社

駿業鴻基。先人創之易。後人守之難。嘉言懿訓。賢者行之易。學者踐之難。治國平天下。在官者談之易。爲民者見之難。雖然。今之青年。曷嘗不志大言大。恢恢乎有澄清宇宙之概。而卒至於無所成就者。本未立耳。了凡先生訓子四篇。誠立身守業治世之大本也。蓋其書非設爲格言以期

後世。乃現身說法。而以其實效示人也。苟能將其書熟讀。而力行之。則命自我立。福自我造。舉天下無難事矣。賢人君子。得此一編。拳拳服膺。由此回轉心機。平地闢登雲之路。蒙諸社會。崎嶇唱草偃之風。勿謂手無斧柯。奈不信何。須知懲惡非大勢不能。勸善則匹夫可辦。蓋心欲爲而頭頭是道。造之深。必處處逢源。誠能嚴身作則。苦心宣揚。不費分毫。見功最巨。且夫造福蒼生。挽回末劫。乃我人參贊化育之初行。齊家治國之至本。豈可役役名聞。而自甘暴棄乎。況乎勸得一人爲聖賢。爲菩薩者。終彼之生。所成就



之善業不可計數。所教導之無知亦不可計數。此皆出於  
啓發之君子。故其功德亦與之平等。較之僥倖於名利而  
不可必得者。斯爲天壤矣。故曰法施最大。願力莫窮。諸君  
欲植福田。眼前脚下多是。人身難得。現境易失。普願見者  
聞者。共發深心。努力前進。勿任大好機會。從眼前脚下飛  
過也。

原序

逸名

文有援筆立就。傾瀉而出。又復至精至妙者。韓文公祭  
二郎文是也。文有久已脫稿。日改月更。千錘百鍊。至數  
十年而始爲定本者。歐陽文忠公隴岡阡表是也。凡先生  
以韓歐之筆。具韓范之才。將其生平所得。著此四訓。以數  
十年修身治性。日新月盛之閱歷體驗。又加數十年字鍛  
句煉之潤飾。故其文精深而博大。其理中正而精微。改過  
積善兩篇。是正文改過之法。發揮諸惡莫作。積善之方。細  
講衆善奉行。立命之學。是現身說法。一篇大文。惟謙者肯

反躬內省。惟反己能自訟其過。惟自訟庶改過不吝。惟改過斯善。事真切。惟善真。然後可以立命。故首從奉母命。棄舉業習醫。既信孔公數。淡然無求。後聽雲谷教。轉移定數。敘起此三段。公之所謂謙則受教有地也。夫以鶴立鷄羣之俊秀。肯棄青紫如敝屣。不獨其品之高。而其孝亦可知矣。袁母命子語。宛如隴岡阡表。我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一段語。表太夫人之賢。於此亦可見矣。公之信孔公數。非漫信之。必待試其數。纖悉皆驗。然後深信不疑。而遂起讀書之念。何等謹慎。孔公起數。必待其考校名數皆合。然

後再卜終身。使他由目前之不爽。以堅其久遠。日後之信。何等穩重。雲谷教了。凡改過曰。將向來之相。盡情改刷。從前習氣如死却。從後日新如重生。在公聽之已了了。而豈常人所能領會。故於改過之法一篇中。反覆痛切言之。傳恥畏勇三個方法。講事理心三層難易。又恐人自謂無過可改。再將蘧伯玉改過一段。以證人必有過。自不察耳。雲谷教了。凡積善。曰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毋將迎。毋覬覦。數語。在了。凡已盡得其旨矣。仍恐人不窮理。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故於積善之方篇。細論深辯之。文分三大段。段每

十小股首敘往事十條。以證因果不爽。爲後人之效法。次論精理十六層。以防冒昧承當之錯路。終標十大綱。以統領乎萬德。公自敘行持。由勉強以臻自然。首誓三千善。歷十餘年而始克告竣。次許三千。只四年而已滿。復許萬善。只三年。而以一事圓之。可見初行似不勝其難。行之既熟。自有得心應手之樂。人亦何憚而不爲哉。自孔公算余至世俗之論矣。一段先將立命一結。汝之命承上文起下六想。六思改過。三小段餘波。文雖餘尾。而言則愈緊。意則愈切。六退想。就宿命上教之謙德。此文以謙始。以謙終。而未

明提一謙字。故以謙德之效爲終篇。上半篇寫了馮趙夏四君謙德。讀之如見其人。下半敘畏巖不遜。遇道者改過一段。是一篇小立命。道者宛然一雲谷。畏巖何幸遇之。雲谷撮淡然無求自謙之了凡易。道者折有求自滿之畏巖難。覷得準。打得重。責其心氣不平。文安得工。直探驪珠。使其不得不服。旣服而請教焉。教之轉變積善立命。彷彿雲谷與了凡語。嗚呼。茫茫天下。何處得逢宗匠如雲谷道者兩人乎。卽或遇之。亦要受得起這般辣手。庶不負善知識一片善心也。敢不勉哉。內思閑己之邪。順接日日知非一

段。以起下改過之法。一篇文字。讚歎雲谷。歸結立命本題。故四訓不獨爲千古名言。亦千古妙文也。此略言其段落耳。至於言外之旨。字中之意。非言可盡。細讀之自會。

周序

余醉心歐化。早年留美。崇尚物質。研究機械。歸國後歲月蹉跎。忽忽十有六載。中年已屆。智慧稍開。回視前非。痛自懲戒。蓋泰西文明。繫於工商之發達。而工商之發達。則恃乎需要之增進。亦實基於民衆欲望之奢益。凡此功利學說。史密亞丹 Adam Smith 倡之於先。大學學子習之於後。

天經地義。牢不可破。其結果則百年以來。欲望日增。享用日奢。拚命賺錢。拚命化錢。家無隔宿之糧。心無一日之安。爭殺攘奪。愈演愈烈。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人欲之心。卽與抑制。尙患暴發。何況過事提倡。有不橫溢于衷者乎。欲矯物質之弊。須讀儒釋之書。克己復禮。存誠閑邪。畏天知命。節用愛人。而後家可保。國可興。否則欲望愈增。人心愈險。國事愈紊。大禍之來。正未有已也。了凡四訓。余於五年前偶得之於費君宗藩。自是行止以隨。百讀不厭。數年之慎獨工夫。全賴此書之提醒。前與費君縮印小本。俾便



攜帶刊行以來已達四千茲者濫竽工賑忽憶隄之堅實與否悉視監工之能否盡心監工稍有疏忽則涓涓之流全隄可潰生命堪虞故特重印千本以餉同人積德機會即在眼前脚下天堂地獄無非自造諸君子幸自勉之無錫周厚坤謹識於水災委員會之工賑處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

先聖有言學道愛人君子所事故人之  
為善必準理之當然以行其心之所安所謂  
為善最樂者固非有倖冀之念存於中也  
若有所利為之斯其為善之心亦偽矣雖然  
此為明達之士立身行己之道言之耳非可  
望之庸衆也今天下之變亟矣彝倫禮度  
既摧毀以無遺而西方功利之說又橫出以  
張其說由是人心群即於澆漓風俗日趨於  
淫靡禮法不能範其行刑律不能制其愆  
背善趨惡而莫不知儆其禍烈於淫猛

有識者儼然憂之。往取古人勸善之書參以禍福因果之說流播世間以祈維繫於萬一其用心亦良苦矣。昔袁了凡先生有鑒於此舉生平閱歷成立命改過積善謙德四編題曰訓子實用以警世也。其書往時盛行於吳越而北方傳布較稀。嘉興夏宗定軒隱居舊京樂善不倦慨世風之日下思補救而無從讀先生四訓喜其言近而旨遠詞淺而意深特叢閣願印傳萬本嗟乎是書若行其轉移人心風俗豈細故哉或謂此編雜述

因果報應鬼神禍福之事此為閭巷細民  
所誦習非薦紳先所宜言不知餘殃餘慶周  
易著明神道設教聖王不廢使人之知感應  
之理有所慕而為善與有所畏而不敢為惡  
不猶愈於祛去藩籬絕肆無等乎余嘗攷  
太上感應篇傳自道家示人禍福感召之理  
兼述神靈鑒察之微言以涉於渺冥然自有  
清以未患定字為之撰箋俞曲園為之續義  
斯皆一代碩儒相與闡發不遺餘力以謂敬  
信奉行於身心有益也今夏君之刊布是書

其與人為善之心較惠俞二公固無以異也  
而又何疑乎刊既成屬為題識因就茲夙  
所感念者書以應之

歲在癸未二月朔江安傅增湘



袁了凡先生傳

袁了凡先生名黃。其先本吳江人。後入嘉善籍。補縣學生。少負異才。於象緯律算兵政河渠之說。靡不研究。聲譽藉甚。值歲大祲。知縣許鑑問策於了凡。了凡引洪範五行及管輅邵雍語以對。許歎服。乃闢書院。令高才生從受經。隆慶二年舉於鄉。萬歷十四年成進士。甫釋褐。值清覈蘇松錢糧。了凡上賦役議。又請減額外加征米銀十餘條。豪猾以不便於己。阻格不行。尋授寶坻知縣。諸役倍於田賦。車運皇木爲甚。了凡請由會通河運入。移皇木廠於三賢祠。

北使濱水受木便。臺使爲奏報可。因盡革重夫重馬採石及箭手諸役。縣數被潦。了凡乃濬三岔河。築堤以禦之。又令民沿海岸植柳。海水挾沙。遇柳而淤。久之成隄。因於隄內治溝塍。課耕種。曠土大闢。省諸徭役。以便民。壬辰擢兵部職方司主事。嗣爲提督李如松所誣劾。遂罷歸。家不富而好施。居恒日有課誦。公私遽宥。未嘗暫輟。夫人賢。常助之施。偶爲子製冬襖。將買花絮。了凡曰。絲綿輕煖。家中自有。何必買絮。夫人曰。絲貴絮賤。我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以衣凍者耳。卒年七十四。熹宗立。吏部尙書趙南星追敘。

其功。贈尙寶司少卿。著書甚富。有易傳十卷。周易補傳四卷。春秋義備三卷。論語箋疏十卷。石經大學解一卷。中庸疏意二卷。史漢定本十八卷。綱鑑補三十九卷。羣書備考二十卷。兩行齋集十四卷。又皇極考。虞書大旨。評註八代文宗。及袁氏叢書十一種。子儼亦成進士。終廣東高要知縣。

爲徵引不厭求詳計。本傳特就嘉善縣志所載袁公事實。暨彭尺木先生所撰了凡先生傳。擷錄而成。用附數語。以志原委。仁華識



11



# 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訓簡注

## (一)立命之學

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舉業。

應試文字

學醫。謂可以養生。

維持

可以濟人。且習一藝。

技術

以成名。爾父夙心。

言早有此意也。

也。後余

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

在頤曰鬚。在頰曰髯。修長也。

偉凡貌。飄飄若

仙。瀟灑出塵。

余敬禮之。語余曰。子仕路。

官場

中人也。明年即進學。

科舉時代考取秀才。俗稱進學。

何不讀書。余告以故。並叩老者姓氏里居。

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正傳。

宋邵雍字堯夫。讀書蘇門山共。

城令李之才奇之。授以圖書。先象數之學。有皇極經世書行世。是書以易經六十四卦分配元會運世年月日辰。

以證古今治亂數皆前定謂之皇極數

之試其數纖悉微細皆驗余遂起讀書之念謀之表兄沈稱

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開館我送汝寄學甚便余遂

禮郁爲師孔爲余起數縣考縣官考試童生未有功名之考生日童生當十

四名府考知府考試七十一名提學考明時有提學道清改爲提督學政俗名道考沿

也舊稱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卜終身休咎

猶言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生員之得食廩祿者稱廩生各縣有定額

以次遞補某年當貢拔貢優貢恩貢歲貢皆稱貢生此當指歲貢貢後某年當選四

川一大尹縣官之稱在任職也三年半卽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

十四日丑時當終於正寢。室之正屋惜無子。余備錄記一而出。而謹

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數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

定豫定者。獨算余食廩米。廩生所得之俸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廩生

出貢廩米止給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當時之提學。即批准補貢。余

竊疑之。疑豫定之數不驗。後果爲署印代理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

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備取之卷歎曰。五策策論。即五篇奏

議也。臣之於君因事陳奏條議是非。豈可使博見職廣博洽理解融洽淹文義透澈貫工夫

一之儒老於窗下乎。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實

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

無求矣。貢入燕都。北京留京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己巳

歸游南雍。明南京國子監稱南雍。言其爲南京之辟。未入

監。先訪雲谷會禪師。雲谷名法會。爲明當代高僧。傳佛心

性曰參禪。故宏揚宗乘者曰禪師。於棲霞山。有二。一在山東。中對坐一室。

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

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何也。余曰。吾爲孔

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卽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

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凡夫。問其故。曰。人未能

無心。終爲陰陽氣數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

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會轉動一毫。豈非是凡夫。余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也。確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余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晉慧能爲傳達摩衣鉢之第六人。故稱六祖。一切福田。不離方寸。指心而言。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

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返躬內省。而徒向外

馳求。則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因問

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度。應得科

第否。應生子否。余追省追思往事。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

人。類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陰功善行。以基培

厚福。兼不耐煩劇。性情。不能容人。度量。時或以才智蓋人。

自以為才。直心直行。直心是美德。此直心作縱。輕言妄談。

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

清者常無魚。余好潔。潔亦美德。此則潔而成癩。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

萬物。余善也。怒。宜無子者二。愛之仁。爲出生之種。爲生

生之本。忍心。爲心殘忍。於字從刃。從殘。刻之表示。爲不育之根。余矜惜

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

四。喜飲鑠失消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

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尙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

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

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

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卽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

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



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發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神。對證之凡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定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太甲商書篇名曰。天作孽。猶可違。作避免。或挽回解。自作孽。不可逭。音換。逃也。轉也。詩云。永言配命。恆言。上天合天心。自求多福。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擴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作善於人所不知。不覺之地。謂

之陰

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享受乎。易經為君子

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

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坤卦文言汝信得及否。余

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為疏一

通。朱子家訓有云。惡恐人知。便是大惡。可知迴護掩飾。便是罪業之相。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

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善。人懺悔。舊時所犯。身口意諸不善業。便開改過。自新之路。成翻染為淨之行。或向長者

前懺悔。或向法師。前行懺悔。或向佛座前懺悔。疏敘述行狀之文也。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

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余。袁氏自定

多種。其當官功過格。以吏戶禮兵刑工六項分列。為脩省定則。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

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

咒。梵言陀羅尼。譯稱真言。持誦功德。不可稱量。

詳準提陀羅尼。

以期必驗。凡祈禱

也。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

格。

言感通也。孟子論立命之學。而曰天

命短。

壽不貳。

疑也。

夫天與壽。

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爲天。孰爲壽。細分之。豐歉不

貳。然後可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可立貴賤之命。天

壽不貳。然後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爲重。曰天

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

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覲覲。

莫望。

非分。一毫將迎。

逐物曰將。豫計曰迎。

皆當斬絕之矣。

之指覲覲。

到此地。

位直造先天之境。造測號切到也。言返其本性也。即此便是實學。汝未能

無心。但能持。如持物不釋手然。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

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

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不欲落凡

夫窠臼。言襲常蹈故也。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戒懼之狀。便覺與前不

同。前日只是悠悠。不振作也。放任。無拘束也。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

象。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內存敬畏之心曰惕外對嚴肅之威曰厲。在暗室屋漏中。

獨居無侶。人目所不見處。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厭惡曰憎造謗

曰自能恬然。恬音甜。容受。承受不較。到明年禮部。舊官制六部之一掌禮教

及學校貢舉之法。猶今之教育部。

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

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

闈考場也。時生員應鄉試。適在中秋。故名秋闈。中式考取也。

然

行義未純。

言雜而不純。勉強而未自然也。

檢點

身多誤。

過誤。或見善而行之

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

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損功。日常虛度。自己巳歲發

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時方從李漸

菴入關。未及回向。

同己所修之功德。而趨向於所期。謂之同向。凡一切善行。皆可同向。以植勝因。

庚辰南還。始請性空慧空諸上人。僧之尊稱。就東塔禪堂回向。

遂起求子願。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啓。余行一事。

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也用鵝毛管印一硃

圈於歷日。

本歷

之上。或施食貧人。或買放生。命。一日有多至

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復請性空輩就家

庭回向。九月十三日。復求中進士願。許行善事一萬條。

丙戌登第。授寶坻

今屬河北省

知縣。余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

編。晨起坐堂。家人攜付門役。置案上。所行善惡。纖悉必記。

夜則設桌於庭。

院

效趙閱道

名扑。宋西安人。游宦成都。以琴一鶴自隨。為人長厚。存

養功深。日間所為。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者。不敢為也。

焚香告帝。汝母見所行

不多。輒輦感輦眉感額

愁容也。

曰。我前在家相助為善。故三千之

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事可行。何時得圓圓成滿滿數乎。夜

間偶夢見一神人。余言善事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

萬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余為區處。

區分處理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實屬有此事。心頗驚疑。驚一念

為神明所知。疑僅一適恰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五臺山名

善行如何。便抵萬數巧。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五臺山名

臺縣東北五臺聳立。高出雲表。山上無林木。如壘土。余以

之臺。故名華嚴。名為清涼山。為文殊道場。靈異極多。余以

夢告之。且問此事宜信否。師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

善。况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吾即捐俸銀。一即字足見其

絲毫牽強。請其就五臺山齋僧一萬。而回向之。僧至一萬

吝惜處。

之多。其不欲以宦囊肥己。而慷慨布施有如此者。孔公算余五十三歲有厄。難災

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恙微蟲足使人病引今六十九矣。

書曰。天難諶也。命靡也。常。商書咸有一德。篇天難諶。命靡也。常。常厥德。保厥位。言天之難信。

以其命之不常。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又云。惟命不於

常。文見周書康誥。篇亦言。皆非誑語。非欺吾於是而知凡

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

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榮顯。常作落

寞。不遇想。卽時當順利。常作拂逆。不稱想。卽眼前足食。常

作貧窶。居處偏窄。無以爲禮。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



重所衆望常作卑下想。卽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

宗之德。近思蓋掩父母之愆。誤過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

之福。外思濟援救人之急。難急內思閑防制己之邪。邪念務要日日

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

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

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苟且二字。耽閣阻止一生。雲谷

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深遠音粹。至真至正之理。

其熟玩研習珍愛而勉行之。勿自曠光曠廢陰也。

(二)改過之法

春秋魯史名。大事。諸大夫見人言動。億逆億猶測度而談其禍。

福靡也。不驗者。左傳國語諸記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

芽之始生曰萌。引伸作生起解。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

於薄者常近禍。俗眼多翳。鳥羽之可隱蔽者曰翳。引伸作障蔽解。謂有未定

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

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今欲獲福而遠禍。

未論行善。先須改過。但改過者：

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

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萬事墮壞如瓦。墜地而碎裂也。耽樂染塵情。塵聲

色貨利等一切外誘情私行不義。事理謂人不知。傲然無

愧。將日淪沈溺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

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於改過而

德業日新。失之則禽獸耳。無恥則肆意妄行而人格消失。此改過之要機也。

第二要發畏心。天神地祇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

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

何可以不懼。不惟獨是也。閒居指私室也之地。指視昭然。大學

所視十手所指言雖在私室而過惡不可掩也。吾雖掩之甚密。去聲飾之甚巧。

而肺肝早露。大學。如見其肺肝然。終難自欺。被人覷破。暗裏看破。不

值一文矣。烏也何得不懷懍。懍心存不惟是也。一息為一呼一吸

尚存。彌滿徧天之惡。猶可悔改。悔修不嫌不嫌。早。古人有一生作惡。

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臨終安詳超拔之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是謂一念猛利。多少修士。敗於悠悠。忽忽之中。苟發心足

以滌淨盡除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深黑暗谷。一燈纔照。則

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為貴。但塵世無常。

肉身易殞。殞落也。一息不屬。一氣離身。欲改無由矣。一切攬

有業隨身。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雖孝子慈孫不能洗滌。幽則

千百劫沉淪獄報。諸想輕舉。情欲沉淪。純想即飛。雖聖賢

佛菩薩不能援引烏得不畏。

第三須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得過且過。不退縮。臨事

吾須奮然。勤勉振作。不用遲疑。不煩等待。小者如芒刺。草端

或穀實上之細毛曰芒。刺如在肉。速與抉剔。去大者如毒蛇

嚙指。指則身必潰爛而死。不斬速與斬除。無絲毫。十忽曰絲。十絲曰毫。

十毫曰釐。數凝滯。遲疑不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風雷益為

言風行雷厲。直捷具是三心。指上文。恥心則有過斯改。如

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

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發恥畏勇三心。為改過之因。工夫

一、凡口言能法

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音利。惡聲也。正

斥曰罵。旁及曰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於外。其

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拔除一空之狀。之道

也。

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卽思曰。上帝

好生。物皆戀命。貪生怕死。物物皆然。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

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鼎古器。三足兩耳。古時鼎之大。而無足者。用以烹煮。故曰鼎鑊。種

種痛苦。徹入骨髓。徹透達也。髓骨中脂也。己之養也。珍貴膏

味。羅列。食過卽空。高攀龍云。滋味入口。經三寸舌間。耳自喉以下。珍羞粗糲。同一冥然。蔬食

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傷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

之屬。皆含靈知。性靈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使不能躬修至

德。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

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

必思曰。人有不及。到人各有不情所宜矜。憐悖逆理相干。犯

於我何與。也。關係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智

十人謂之傑。智過百人謂之豪。亦無尤人於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

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人無禮於我。恐我之倘有失禮於人處。人不忠於我。

恐我之倘有未忠於人處。如此一一自檢自責。則謗毀之

自策之不暇。倘何敢輕於責人。以重己之罪哉。

來皆磨鍊玉成謂成全也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  
謗而不怒。雖讒欲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止也。聞謗  
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縛自怒不惟無益。  
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  
自止。

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一切惟心造。吾心不動。過

安從生。一切惟心滅。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此好字去聲。作嗜。好解。有

貪得意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為善。正念。離却

邪念。一切差別。念止。念無。念也。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念起是病。不續是藥。



時刻觀照。如太陽當空。魑魅潛消。水神與木石之怪皆曰魑魅。始則潛伏不敢出。

現。繼則直至。此精精一純之真傳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

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也何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

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時即清淨。纔動即覺。覺之即無。苟未

能然。須明理以遣之。直遣。斥逐也。不待又未能然。須隨事以

禁之。取斷然之處。置遣乃釜底抽薪法。禁則直捷制止法。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為

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願也但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

如遇雲谷幻余為。幽須鬼神證明。如為疏通告發露已罪力圖自新。一心

懺悔。懺其既往。勇猛精進。晝夜不懈。至誠無息。一七日。二七日。十四日。以

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安適。曠開展。或覺智

慧頓開。或處冗沓事務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怨仇而回瞋

張目也。怒也。佛家以貪瞋癡爲三毒。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

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勝稀也。皆過

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畫言截斷。進程。昔蘧

伯玉名瓊春秋時衛大夫之賢者。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

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回

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更迭也。改之行年五

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吾輩身爲

凡流過惡蝟集。

蝟身有叢刺。蝟集喻叢集也。

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

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

有證

據可查

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

而赧然。

懷慚而面赤。

消沮。

精神頹喪。

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

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類此。卽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三)積善之方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昔顏氏將以女妻。

去聲配也。

叔梁紇。

孔子之父。

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

豫知。

其子孫必有興者。

孔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古天子諸侯祭祀先人之所也。廟者貌也。因此想像先人之容貌也。

也。饗之受享。子孫保之。皆至論也。試以往事徵之考驗也。

揚少師榮舊制帝師有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之職位在列卿之上。建寧地屬福建省。

人世以濟渡爲生其家累世操渡船生涯。久雨溪漲橫流水急勢猛而橫流。

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

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竊笑其愚。逮及少

師父生家漸裕家計寬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

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音砭。安葬之。卽

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

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

鄞縣名屬浙江省

人楊自懲。初為縣吏。縣署書吏

存心仁厚。守法公平。

時縣宰縣令

嚴肅。偶撻打

一囚。囚犯

血流滿前。而怒猶未消。楊

跪而寬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踰

法悖逆

理。不由人不怒。

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乖離

久矣。如得其情。哀傷矜

憐。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喜則易涉傲慢。怒則更多冤抑。

宰為之霽顏。

怒息而色轉和悅。

家甚貧。餽遺贈投

一無所取。遇囚人乏糧。常多方

以濟之。解人之急。

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飢極期得食。如赤子待哺。

家又缺

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人堪憫。與其婦商之。婦曰。

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路忍饑。菜色言饑饉之色也。人專食菜則肌膚青

黃為菜色。可掬。情見於外。若可掬取。因撤去己之米。煮粥以食。去聲。讀如餉。囚。

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址。為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為

刑部侍郎。次孫為四川廉憲。元置肅政廉訪司。以巡察各路。明改為提刑按察使司。故

稱按察使為廉訪。亦曰廉憲。又俱為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後人

昔正統間。明英宗年號鄧茂七倡亂於福建。士民從賊者甚眾。

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以計擒賊。後委布政司管理全省

財政。亦稱藩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

猶今之財政廳。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約兵至日。插旗門首。戒

軍兵無妄殺。全活萬人。後謝之子遷中狀元。爲宰輔。相孫

丕。復中探花。殿試及第第  
三人曰探花。

莆田縣名屬福建省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求取

卽與之。無倦色。一仙人每日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

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

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有一升。蔴子之數。其

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卽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纓甚盛。累代多貴

顯之人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婦孺口中說。

馮琢菴太史。前朝多以翰林任國史館事。故稱翰林曰太史。之父。爲邑庠生。秀才舊

稱

隆冬嚴冬也

早起赴學。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以手半

僵死半

矣。遂解已綿裘衣之。

爲之穿著

且扶歸救甦。

死而更生也。讀與蘇同。

夢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至誠心。吾遣韓琦宋名臣爲

汝子。及生琢菴。遂名琦。

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於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人。公不

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其嫁人。明

夜當縊懸繩繫頸死於此。吾得代矣。公潛不使賣田得銀

四兩。卽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

類疑之。旣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其



子後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

才壞吾事。旁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

作陰德尙書矣。舊官制六部之長稱尙書。吾何得而禍之。應公因此益

自努勵。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每也捐穀以賑救濟之。

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非理之輒反躬反求。

自責。自加斥責。怡然和意順受。不與子孫登科第者。今纍纍聯屬

絕不也。

常熟屬江蘇徐鳳竹。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爲同

邑之倡。又分穀以賑貧乏。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欺人語也。

萬不誑。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相續而呼。連夜不斷。是

歲鳳竹果舉於鄉。

鄉試中式稱舉人。

其父因而益積德。孳孳勤不

怠。修橋修路。齋僧。

揚苦海上宏下化。人中至寶。佛法藉以宣。僧設食以供僧衆。

也。晉代卽有此制。

接衆。接待遠來之。

凡有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

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

舊官制都

察院堂上官長之稱。鳳竹官終兩浙巡撫。

嘉興鄺康僖公。初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狀。得

無辜。

音姓。罪也。

者若干人。公不自以爲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

後朝審。堂官摘其語。

約舉鄺公所白語。

以訊。

諸囚無不服者。釋

冤抑冤枉十餘人。一時輦下輦指京師也咸頌尙書之明。

謂人民口碑載道也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即輦下司馬遷書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

尙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

刑官覈與核通實仔細考查而平反之輕重酌中曰平尙書

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神告之曰汝命無

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

夕夫人有娠孕受後生應垓應坤應墳皆顯官

嘉興包憑字信之其父爲池陽安徽舊池州府地太守舊官制知府之稱

生七子憑最小贅平湖袁氏與吾父往來甚厚博學高才

累舉不第。留心二氏佛老之學。一日東游柳湖。在江蘇松江

下柳稱三柳。西承太湖。來源東注吳淞江入海。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

立。屋破無。即以禦雨。即解囊。小曰囊。大曰囊。一說。有底曰囊。無底曰囊。中得十金。授主僧。

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音俊。完也。事復取松布

四疋。檢篋。竹箱。中衣七件。與之內紵褶。紵。蘇織物也。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褶。袷衣也。

也。係新置。其僕請已之。已。罷而。憑曰。但得聖像無恙。吾雖

裸裎。體露。何傷。僧垂淚曰。捨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

心。如何易得。後功完。拉老父同遊宿市中。公夢伽藍。梵語。佛寺。

護法神。之通稱。來謝曰。汝子當享世祿矣。後子汴孫。擢芳。皆登第。

作顯官。

嘉善

縣名屬浙江省

支立之父為刑房吏有囚無辜陷

被害

重辟

重刑

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至。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不聽。卒也終為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無子。吾有弱女。送為箕帚妾。此則禮之可通者。支為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年二十中魁官。至翰林孔目。官名。學翰林院之文牘類立生高。高生祿。皆貢為學博。祿生大綸。登第。

凡此十條。所行不同。同歸於善而已。若復精而言之。則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無益也。

何謂真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峯和尚。元天目山高僧。普應國師。問曰。

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

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無稽謂無可考證也。中峯云。凡情俗未

滌。洗正眼。正見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憾已

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曰。善惡何致相

反中峯令試言其狀。一人謂詈罵也人毆打也人是惡。敬人禮

人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

守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衆人歷言其狀。中峯皆謂不然。

因請問。中峯告之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

於人。則詈人毆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

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

又根心從良心發出者者真。襲跡襲取皮毛者者假。又無爲去聲。謂無所希求。

而爲者真。有爲有所希求而爲者假。皆當自考。

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恭順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聖人則

寧取狂勇於進取不拘小節。狷堅於退守不肯輕舉。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

好。而必以爲德之賊。也。害也。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

推此一端。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

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

耳目。之隨流俗。聞見。惟從心源隱微處。即無人能見之。念頭方動處。默默洗滌。

嚴自糾察。善自防止。純全是濟人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

卽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卽爲曲。

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弄世之心。卽爲曲。皆當

細辨。



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也稱者。多有奇禍。人之無過咎尤德而橫被惡名者。能如此逆來順受。一生所作善業。烏有限量。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

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

府。府掌財幣之官。臣家臣。奴僕類。妾侍妾。婢女類。時魯國之民。有在他國坐罪。而沒入官家。爲奴婢者。若有好義

之士。爲之贖出。魯政府則賞以金。以爲世勸。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贖人而不

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

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求快之行也。今魯國

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

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以好勇稱。拯救人於溺。失足

落水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

於溺矣。一則勇於救難。一則厚於報德。皆足爲世勸。自俗眼觀之。子貢不受金

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足不孔子則取由子路名而黜不取賜焉。

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現前而論流弊。日後不論一時。

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

人。則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

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論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抉擇。

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

山北斗。

泰山衆山所仰。北斗衆星所拱。言爲人所景仰也。

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

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過一其

人犯死刑入獄。呂公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

官責治。

懲戒

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

養成其惡。以至於此。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窮民白晝搶粟於市。

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捕而困辱之。衆始定。不然。幾亂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

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書曰。商罪貫盈。

惡貫滿盈。喻如錢盈串。

如貯儲藏

物於器。勤而積之。則

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僧惟令其徒回見上而已。因

問曰。吾前施錢二文。汝親為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問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為半。而二文為滿也。鍾離授丹於呂祖。名贖。字洞賓。唐時人。咸通中及授以方術。遂隱終南山得道。點鐵為金。可以濟世。呂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為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此又一說也。又為善而心不著善。並為善之念而忘之。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於善。雖終身勤勵。止於半

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不見施外不見人。不見受

之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

粟可以種無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

雖黃金萬鎰。鎰二兩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

何謂大小。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魂被攝至冥陰司。主者冥官

命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僅如筋。音住。夾取

食物之器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筋者反重。仲達

曰。某年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多乎。曰。一念不正。卽是。不

待犯也。因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嘗興大工。修三山石

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朝廷不從。於事無補。補救而能有如是之力。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小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少。

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夫子論爲仁。亦曰先難。必如江西舒翁。捨二年僅得之束。修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鄲今河南舊張翁。捨十年所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如鎮江今江蘇丹徒。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爲妾。而還之鄰。此難忍

處能忍也。故天降之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其立德皆易。易而不爲。是爲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耳。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約有十。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

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雷澤。在山東濮縣東南見漁者。皆取深潭

厚澤。而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心有所不忍哀之。往

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爲掩其惡去其反抗之心。留彼自新之路。見



有讓者。則揄揚稱許讚揚。而取法之。期年年通。皆以深潭厚

澤相讓矣。此乃借此故事。表出與人為善之德意。非勸捕魚而造殺業也。夫以舜之明哲。

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轉移人心。

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

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

論語有若無實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

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肆放。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

錄。記錄。翻然改悔。舍己而從之。且為豔敬羨。稱而廣述之。凡

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為自己起念。全是為物立則。

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

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觀。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愛人敬人之心。蓋人有親疏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言人人皆兄弟之意。皆吾一體。孰非當敬愛者。愛敬衆人。即是愛敬聖賢。能通衆人之志。即是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爲也代聖賢而安之也。

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抵擲拋。則瓦礫石。追追音琢追音。

琢猶。則圭璋圭瑞玉。上圖下方。古之王者作焉。。故凡見人

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在前掖在旁。

而成就之。或為之獎借過於推許也。如有所假借也。。或為之維持。或為白

辯白。其誣污。而分其謗分受。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大

人各惡去聲。不喜。其非類宗旨不同。或性習各別。。鄉人之善者少。不善

者多。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錚錚金聲。言不凡響也。。不甚修

形迹。多易指摘容易惹。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惟

仁人長者。匡直匡正。而輔翼覆之。其功德最宏。

何謂勸人爲善。生爲人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有所止。最

易沒溺。容易令人失足。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方者方法。便者便利。謂隨方因便。以爲利。

導也。提撕。提。舉也。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

久陷煩惱。而拔之清涼。爲惠最溥。周徧廣大。韓愈唐文豪云。一時

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

證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以口勸則所及者近。而切以書勸則所及者廣。而久宜兼。

圖之。失言失人。論語可與言而不可與之言。失言。當反諸己。吾智。

論語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覆。沛離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

痼瘕瘕瘕曰痼之在身。速為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冤

抑壓或以多方濟其顛連不幸之遭遇相。崔子曰：惠不在

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

何謂興起興。建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如一邑之中。凡有

利益益指公。最宜興建。或開渠挖蓄水以導水因勢利導。或

築隄防患低處易受水患宜。或修橋梁。以便行旅。或施茶

飯。以濟飢渴。隨緣隨順機緣勸導。協力興修富者出資。貧

協助不。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任勞任怨是

何謂捨財作福。釋門釋迦佛姓也。故佛敎亦萬行行有持

二。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

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外捨六塵。

色聲香味觸法。軟硬澀滑冷暖等種種觸塵。法

即意識上發生一切愛憎取舍豫計造

憶以迄一切游思妄念等種種法塵。一切所有無不捨

者。苟非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

重。吾從而捨之。

與其蓄積多金以禍子孫。何如乘我一息。

尙存時。隨緣散施。所有內以破吾之慳。敏財寶。叢怨之府。

於利羣事業之爲愈乎。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勉強。終則泰然。心安。最可以蕩滌私

情。

洗滌心中積垢。

祛除執吝。

剔除鄙吝惡習。

何謂護持正法。

即佛法。

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

何以參贊天地。造化何以裁成萬物。陶鑄何以脫塵離縛。

轉迷成覺何以經世。舉足為法吐辭為經澄清宙聖賢出世。智德兼備。人天

推轂是謂出世聖賢故凡見聖賢廟貌。法像經書典籍皆當

敬重。謗法慢法罪孽之相。而修飭整之。至於舉揚正法。

上報佛恩。宏揚正法普利有情。尤當勉勵。先覺後覺皆當奮起以圖。

何謂敬重尊長。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

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事。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柔順容。

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感動天心。之本。出而事君。

行政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驕橫放縱意。也。刑一人。毋謂

君不知而作威嚴刑威逼使堂下不得盡其辭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法言

也。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通。

作綿縣遠長不絕也而昌盛者。切須慎之。

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惻隱之心。惻然

於中而心不忍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周公攝政以後所撰之官

制書實為古今官鑑孟春之月。春季之首月為春。陽歷當在三月。犧牲毋用牝。牛羊豕曰

牲。純白曰犧。牝母畜也。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

故有非三淨肉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專為我

殺者不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



愈長。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一切微命皆有佛性。求絲

麥爾。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故暴殄視

物品不知愛惜。之孽。當與殺生等。至於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

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

何其仁也。

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

矣。

(四)謙德之效

易曰。天道虧盈滿而益謙。虛地道變遷盈而流潤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故謙之一卦。六爻皆吉。

謙卦三三係兌卦中第五變卦。易多戒慎警惕之辭。全經三百八十四爻。所綴象辭。多悚懼之文。惟於內卦二爻外

卦五爻。多褒許之辭。以得中道故也。惟謙卦六爻多吉語。處世重虛懷。若谷之道。於此可見。而往聖善通天下之情。

亦概可見矣。可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

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謙抑之人心氣愈斂。辛未計

偕。舉子赴會。我嘉善。袁公嘉善人。同袍。古人泛稱友朋曰

與子同袍。今則爲。凡十人。惟丁敬字賓。丁賓號敬字。隆慶

年。輕財恤民。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

必第。及第。科曰。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

有恂恂

信實

款款樸厚

不敢先人如敬字者乎有恭敬順承

一切

受順小心謙畏如敬字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字

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

榜丁果中式

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

馮夢禎字開之浙江秀水人萬曆會試第一官編修以文章氣

節相倫有快

見其虛己斂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巖直

正也

不諒信也實也論

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

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

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

時

果然

趙裕峯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指典史。隨之任。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

壬辰歲。予入覲。

古者陞見曰覲。

晤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

逼人。

動人。

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

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自實。肆者自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

江陰張畏巖。積學工文。有聲藝林。

馳譽多士間。

甲午。南京鄉試。

寓一寺中。揭曉。

出榜告示。

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瞋目。時有一道

者在旁微笑。張遽移怒。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不見我文，烏知不佳？道者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公罵詈，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中中式也全要命。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個轉變。張曰：既是命，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士，何能爲？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還責自己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折節自持。折節，屈己下人，謂深服道者語也。善日加修。

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高房。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旁

人曰。此今科試錄。

題名錄

問何多缺名。曰。科第陰間三年一

考較。須積德無咎。

過失

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

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後指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幸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

我存心制

約束行。

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己。使

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有受福之基。彼氣盈者。必非遠器。

縱發亦無受用。稍有識見之士。必不忍自狹其量。而自拒

其福也。况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尤修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也。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世世也。蘇軾詩。念念俱有劫。塵塵自無際。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在昔日科舉時代則云然。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闌衰退則止。孟子曰。王之一好樂甚。齊其庶幾乎。予於科名亦然。

原跋

袁了凡先生誠子文四篇。乃奉行感應篇功過格之骨髓。其首曰立命之學。蓋數雖前定。命可轉移。勉人奮發。毋甘暴棄。故首之以立命。先開其端緒。凡人之不肯遷善者。皆自以爲無過也。夫不止惡而行善。如注水於漏器。但見其損。不見其增。遂以爲無効者。乃自誤也。故先曰諸惡莫作。次曰衆善奉行。若諸惡仍作。衆善奉行。則剛剛扯直。若諸惡仍作。數善略行。則自然見禍不見福矣。故其二曰改過之法。夫改過乃立命之下手第一著工夫也。世人未嘗無



起信行善者。而往往局於常見。不合古人者多。故其三曰積善之方。積善一篇。論行善有真假。端曲陰陽。是非偏正。半滿大小。難易之辨。可謂推闡盡致矣。故積善篇乃立命之正軌也。夫初學行善。如貧子驟穿華服。不免有驕矜之意。貢高我慢。薄視一切。錙銖天下。滿招損謙。受益。故終之以謙德之效。夫謙虛則爲善。惟日不足。故謙德篇乃立命之克保有終也。文雖四大段。其實一篇也。此文如精金美玉。爲明代鉅文。非僅泛常勸世文可比。茲敬重錄付梓。並加以不厭求詳之注釋。更於一切警策處。綴以圈點。爲海

內外閱者作快讀之一助焉。尤惜陰謹撰  
跋

國人之學佛者。類以甚深微妙之金剛經心經爲日課。不知是經本就法身佛而說者。無惑乎博地凡夫。雖終身誦之。而於經義未能豁然貫通也。竊念佛法雖是出世間法。仍以世間法爲根本。世間法最重五常。五常者。謂人所常行之正道。仁義禮智信是也。而佛法之殺盜淫妄酒五戒。適與世法之五常若合符節。惟然。如以佛說十善業道經爲宏法利生之具。豈非較金經心經更爲深切著明。讀之

亦可事半功倍乎。顧是經係佛在娑竭羅龍宮爲龍王而說者。彼諸闡提之輩。或且將誣爲神話。是則欲以宏法。適予謗法者。以口實而已。夫世間五常。本爲儒家所宗。慨自羣經旣廢。人皆中於權利競爭之說。顛越恣肆。莫可究詰。苟欲求進於大道。而漸復其本性。亦惟求立一不蔽之鵠。庶幾拾決扣弦。相與奔赴。以期盡其本心之所安而已。了凡先生所著四訓。本儒術而契乎聖道。智可企而愚可跂。而其文字質直。說理又極平易淺豁。盡人能讀。此書於民國十一年。曾由上海佛學推行社募印十萬冊。廣爲散布。

有歐浦學人爲之集註。更使讀者一目了然。易於感悟。其有益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攷毛詩序疏註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旣稱集註。當無雜以評論之必要。茲值重印是書。爲便讀者計。爰將原註字句略事增損。期文義得以著明而止。又以此書本由袁公爲其家人說法。故署曰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訓簡註。以示與原註本微有異同焉。再彼時佛學推行社募資三千元。印此書十萬冊。分作千願。每願三元。得書百冊。今印一萬冊。需資三千數百元。每願十元。得書乃不過三十冊。值此物力艱鉅之時。

不佞忽發募印萬冊之願。幸賴諸君子成人之美。遂得圓滿斯願。苟非共願所感。曷克臻此。謹爲著述者。釀資者。勸募者。印製者。贈送者。誦讀者。乃至轉輾流通者。悉予回向。偈曰。

經世之談。載道之文。

家喻戶曉。業就名成。

以脫罪罟。以植善根。

無虞無詐。興讓興仁。

共挽浩劫。共慶昇平。

擔荷正法。更上一層。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元日。夏仁華識於北京城南嘉興館。

不殺。不盜。不淫。爲身三善業。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爲口四善業。不貪。不瞋。不癡。爲意三善業。統稱十善業。反是則爲十惡業。